

游历

仰望砥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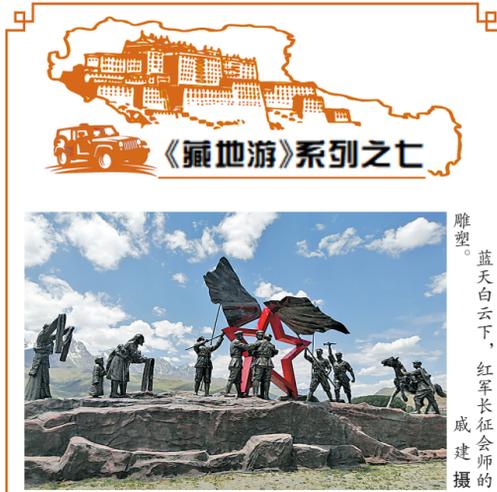
□王站立

脚踏豫晋两界，思接鸿蒙万载，站在三门峡大坝上远眺，奔腾咆哮的黄河宛如苍山黛翠间的一条巨龙，狂躁急舞，吞吐着黄沙滚滚东去。山高岩陡，峡谷险峻，驰骋在崤函大地的黄河于陕州段折北向东，入门、鬼门、神门三险处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、暗礁密布、漩涡湍急，正对挣脱三门而出的狂浪怒涛，天地造化出中流砥柱奇观。挺拔于浊浪洪流里，砥柱石吸纳天地之精华，风化成为炎黄族人的不屈精神雕像。

的路径，她的层层岩脉镌刻着风痕水印，叠叠肌理刻录着时光展痕，道道纹路承载着岁月变迁轨迹。人类只能从岩脉纹路中解知年轮，破解其间的诡异仍需接续。砥柱石沉淀着过往。时光倒流中，眼前徐徐展开人与天斗的壮烈长卷，胼手胝足的崇伯鲧壅堵截流，腿胫无毛的夏禹疏导分流，弯腰驼背的艸公劈波击浪，挥斧持凿的匠人开山削石，赤脚裸背的纤夫躬腰爬行，对岸若隐若现的栈道那是先人遗在绝壁上的足痕，一幅幅与征服的恢宏壮阔。激流漩涡猖狂着野性，三门天堑幻化着魔法，两岸峭壁挑战着智慧，大自然以其野蛮阻拦着挺进的步伐，搏击在滔滔浊浪中的雄影，攀爬在悬崖间的身躯，昭示着先人不甘屈从自然的痛苦抉择。

黄河第一坝，一篇幽深醇美的诗文；天下第一石，一个充满神性哲理的传说。大桥两侧的石墙上、通往张公岛的岛墙上刻着晋人、唐人、宋人、元人、明人、清人、当代人的诗文，无不是历史深处砥柱石的沉吟、先民直面自然的呐喊。见我若有所思，对黄河文化了如指掌的友人指着远岸绝壁上漫漶不清的石刻，略述其大意，那是先民征服自然的朦胧追求，还有刻在岩壁上的图腾、信仰、期望。此时，我内心洋溢着热浪，也不免些许空落，有形的文字符号怎么能诉述砥柱石的无穷意象，有限的思维怎么能囊括其无尽意涵。诗文，灵秀蕴藉，在我看来，再深邃的文字不足以窥透砥柱石的堂奥，一柱厚重如山的人文变迁史。她饱经人间悲欢，见证血泪文明史。三门峡，黄河漕运的咽喉，她西接长安，东通中原，南达江淮，是一条经济命脉、政治生命线。此处，黄河水冲出三门束缚后，分流析架，飞溅激浪，水情险恶莫测，过往游船触礁撞石，葬身水底者不计其数。

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里，治理三门峡贯穿一部黄河漕运史，历代治者不惜用人命保障三门峡漕运畅通。“诏凿砥柱”者有之、在砥柱两岸开凿栈道者有之、奴役纤夫牵挽漕船闯越天险者有之。“激石云洄，激波怒溢……破害舟船，自古所患”，古无门匠墓，凶险的三门峡吞噬了无数鲜活生命，也以其换取王权存续、帝都繁荣。透过历史的尘烟，依稀看到酷吏嚣张的霸鞭、纤夫跋涉的身影、船工跌入激流的惨状、白发孀妇孤儿遗腹的哭声。得失皆空，成败皆土。大音希声，砥柱无言，她凝固着黄河的精髓，见证着月落星沉、大河儿女血肉之躯书写的气贯长虹史篇。时移世易，史影苍苍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结束了水患肆虐的历史，也结束了炎黄族人的噩梦。通过蓄水调沙，大河流缓波平，从容稳度，泽被华夏。天地悠悠，古今茫茫，岿然屹立中流的砥柱石让人万古景仰。



红军的故事说不尽

□袁正建

巍巍雪山，茫茫草原，对于旅人来说，道路指示牌就是亲人。当时的317国道上，只有我们一辆汽车踽踽独行。威海驾车，许进海在后座休息，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突然发现，一个大木桩上有几个指示牌，于是隔着车窗玻璃，我随手拍了下来。上面的横牌有汉、藏、英三种文字，朝不同的方向指示着——“最美317旅游驿站”“房车营地”“会师越野赛道”“走马文化展示厅”和“红二六军团休整地遗址”等，一条东西大路两侧悬挂着鲜艳的红旗。无论是在炉霍县，还是在甘孜县，我们都沉浸在红色文化的氛围里。1936年3月5日，红四方面军88师在刘伯承的率领下，从道孚县沿鲜水河向炉霍县进发。3月6日，红军在一个叫将军梁子的地方，击败了驻扎在炉霍县寿灵寺的国民党武装。3月7日，红军乘胜进占了炉霍县城，并包围了寿灵寺。3月26日，红军巧取寿灵寺。后来，红军总指挥部、交通营、参谋部等机关陆续开进炉霍县，朱德、刘伯承、徐向前等红军首长驻扎在寿灵寺内。据当地媒体的朋友介绍，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雅德乡交纳村，有一位留在炉霍的红军后代，叫魏雨良，年近70岁，他的父亲魏世文是红30军88师班长，母亲李玉莲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战士，二人皆是1936年留在炉霍的1100余名红军中的成员。魏雨良无数次地向人讲述红军在炉霍的那段历史，据他介绍，1936年4月16日，红军在炉霍成立了专门的体育组织“红场委员会”，这是我军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体育组织之一，委员会下设文化娱乐组和体育组。同年5月1日，“红场委员会”在炉霍寿灵寺西南方的大草坪上举行了运动会。比赛内容包括200米赛跑、马术表演、障碍赛、跳高等项目，另外有一个特殊的项目——烧牛粪，数千名红军战士参加了烧牛粪比赛。“听以前的老红军讲，当时比赛命令一下，宽阔的草地上顿时青烟四起，数千个烟柱翻腾飞舞，掌声、欢笑声响彻赛场。”魏雨良解释，由于部队要再次进入草地，需要用牛马粪作燃料来烧水做饭。为顺利过草地，红四方面军曾提出在休整期间，让每名指战员都会烧牛粪。建立红军大学，留下军民互助的佳话。为培养红军干部，1936年5月，红军在炉霍县寿灵寺建立红军大学。学校设高级指挥科、上级指挥科、上级政治科三个专业科，培训中高级干部；新设附属步兵学校，分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工兵等专业科，有学员1500余人，校长由刘伯承兼任。红军大学还创办了校刊《红炉》，刘伯承亲自为校刊撰写稿件。从进驻炉霍到红二、四方面军开始北上，近4万名红军在炉霍休整达半年之久。



金塔胡杨林

韩俊杰 摄

诗风

坐在矮凳上，翻阅故乡

□李 宁

古老的村庄，从子，轻轻触摸树上醒来，仍有春夏之交的秋色向晚。院子里万光光芒蓬勃的萱草，仿佛已经和我对坐。左忘却过去的忧伤，邻右舍相视无言。说些什么呢，曾经的家乡，已成故乡。一首诗的远方。古老的村庄里，一只蚂蚁，唯有时间心事重重，胸怀的天空，静静流淌。慢慢竟如此低沉明亮，寂静的早晨，古老村庄醒来。一些卑微的事物，像断翅的云朵，火焰。还有红枫，静若处子，祛风除湿的叶，行则无疆。

岁月的精彩

□耿庆鲁

人的生命，和事，有着世间的烟火气，拥有一样的感受，绽放缤纷的色彩，是岁月里的一道彩虹。人的一生，有许多愿望和梦想，经历各种精彩的存在，画面，成为心中最美丽的风景。生命的存在，是岁月的精彩，宛如闪亮的光芒，有着人世间温暖。人生在世，我们都要珍惜每一天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，让生活充实而美好，让生命更加绚烂而多彩。

思乡赋

□京 敏

大河以南(河南)，豫省最东边，一永远城垣(永城)。古城向南，有侯姓山峦(侯岭)。此地聚居戴、刘、周、白诸姓，村民几千。土地平坦，广袤连绵；沃土千里，不见边缘。庄稼丰收年年，民富地饶，无忧无烦。忆，70年代，那十年，生产队读小学，渴望大白兔糖甜甜。脖围红领巾，毛主席像章闪闪。日日蹦蹦跳跳，在家与校之间往返。冬晨风冷，小“火炉”手中端。红日慢升，读书声朗，土墙栏。大字报，东墙糊贴贴。“当当当”，“一下、二上、三预备”，生师作伴，全凭铃声来管。无忧家庭作业，不惧考试难题。“斗鸡”“杀羊”“榷穴填”，游戏花样繁多。功课前半天，帮农午后时间。篮子手中拿，搂麦穗，腰围蓝布兜，棉花捡。割青喂黄牛，积肥施麦田。想，80、90年代，求学初中与中专，读书为主且心专。吃得虽苦，活得却甜。大头菜根，红薯窝头干干，喝稀粥饭。手皴唇裂，穿老大旧衣衫。天凉脚寒，只能麦草袋里取暖。然，学习有奔头，精神十足，意志更恒坚。而今，已近花甲之年，故乡之思念，愈加不断，脑中的美好与青春反复上演。人生半辈，忘不了岁月的苦与甜。逝者斯夫，廿年过川。人已远方，落处且心安。

百态

桥官

□汪葆夫

桥官，不是官，是疯子刘番的浑号。若在镇里的街上，看到头戴大盖帽，胡子拉碴，浑身脏臭的人，一会儿指挥交通，打着不伦不类的指挥手势，一会儿差赧多情地嫣然一笑，还妖烧地歪头扭臀扭扭作态，那就是他了。刘番年轻时，原是个精明英俊的小伙儿。因为上大学的弟弟得了大病，需要输血，他自然要当先上前。没有想到的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输血后他从此竟神志不清，成了一个废人。后来，弟弟官做到地区专员，多次要他去城里享福，他执意不去。镇子靠着老河，老河上没有桥。河水满溢的时候，村民下地、走亲戚，要绕十多里路，不然就要泅水过河。一年到头，总有几个溺水而亡的。村民们要求政府建桥，村里反映到公社，公社反映给县里，每一次都是打了水漂。因为老河为相邻两省共有，谁掏钱建桥谁吃亏，这事就一直搁浅。一次，村民们端着碗，在村头歪脖槐树下饭吃

饭，又提起建桥的事，就把各级官员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。忽而，见刘番姗姗走来，一位打趣道：“刘番，亏你有个做专员的兄弟，也不向专员讨个官做，也给咱老百姓谋点好处，建一座桥。”本是一句玩笑话，刘番却当了真。次日就兴冲冲赶到地区行署，向弟弟要官做。弟弟不在家，弟妹接待了他。弟妹说：“吃喝穿戴随你要，当官，不是咱说了算。”好言相劝不听，被他纠缠不过，只得哄他说：“好，那就封你为桥官，全公社的路桥都归你管，路毁修路，桥坏修桥。”刘番那个高兴，咧开大嘴，孩子般地咯咯笑，笑得两腮一耸一耸的。突然想起什么，停止笑：“那不行，你得给我写个圣旨，还要盖上印。”弟妹只好在纸上写上几句话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又摁了手印，道：“这总行了吧？”弟妹像哄小孩子一样把他打发走。刘番屁颠屁颠回到镇上，见人就展示弟妹写的纸条：“看，我是桥官！”村人只当他是疯话，没谁在意。这消息不想传到公社书记耳中，他亲自验看了纸条，真的写着专员妻子的大名，不敢怠慢，马上上报县里。没两天，来了一群人，在老河边指指画画。又没两天，来了大批人马来老河边搭起帐篷，驻扎下来，就在老河上建起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大桥。至今，这座大桥还横跨在老河上。村人感念刘番的恩德，谈到这座桥，就向他竖大拇指，称他“桥官”。

世间

那些笨拙的父爱

□马亚伟

让我和我父亲没想到的是，掀开锅盖，哪里有腾腾腾腾的大白馒头，满锅的馒头黄黄的，而且用手往上面一按，硬邦邦的，一点也不喧腾。我尝了一口，馒头并不难吃，好像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我喜欢吃碱面放多了的馒头，挺好吃的。”那次我把馒头带到学校，同学们都笑我的黄馒头太丑了。有的同学以为我母亲蒸的，她们认定我的母亲一定是个笨笨的主妇。我笑笑说：“这馒头，是我爸蒸的。”大家都不吭声了。那一周，我慢慢地、细细地咀嚼父亲为我蒸的馒头，如同咀嚼父爱的味道。父亲忙活了大半天，弄得满身都是面粉，连脸上都沾着面粉，样子看上去特别滑稽。让父亲勉为其难为我蒸馒头，我心里很感动，说：“爸，辛苦你了。”父亲不说什么，冲我笑笑。父亲的馒头终于上锅蒸了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一会儿腾腾腾腾的大白馒头就出锅喽！”可

“据说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以当地供应为主，炉霍人民供给红军的历史成就了一段红色佳话。后来，许多老红军回忆，红军从甘孜、炉霍北上时，基本上保证了每人带有5到7.5公斤粮食，每连有5到10头牦牛。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由于准备充分，第二次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。”魏雨良说。如今，在雅德乡交纳村有一棵高大挺拔的“红军树”。这棵具有百年树龄的“红军树”，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。当年，红军部队围着这棵树安营扎寨，村民为红军提供粮草，红军为百姓提水扫院。20世纪70年代炉霍县发生地震，参与救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村中的大树下扎营数月，开展抗震救援工作。交纳村村民视此树如珍宝，并亲切称之为“红军树”，交纳村由此也被称为“红军村”。不光交纳村，如今的炉霍县，红军石、红军菜等关于红军的历史记忆处处皆是。炉霍民众自己创作的一首首红色歌曲到处传唱——“红军走过的地方，北上抗日的路。鲜水河两岸春风荡漾，当年军民共春耕。朱德总司令赤脚去劳动，徐向前元帅肩扛犁。军民感情真如铁，炉霍传佳话……”

(下期请看《红色甘孜韵味长》)

多年过去了，我和父亲还经常说起这件事。父亲那笨拙而温柔的爱，让我久久感动。其实，类似的事发生过很多。记得有一年，我的头总是发晕，到很多医院看过不起作用。父亲知道后，总是特别关注治疗头痛的消息。有一次，村里来了卖药的，父亲一听这药治头痛，立即为我买了不少。可是那药根本没效果，父亲上当了。还有一次，我说爱吃樱桃，做菜的时候还可以用樱桃装点菜盘。父亲模模糊糊听到我说的话，以为我说的是桃，便买回来很多桃子。吃饭的时候，他还问：“你不是说用桃装点菜盘吗？怎么没见你做呢？”我哈哈地笑起来。说清情况后，父亲也跟着哈哈地笑了。类似的事，数不胜数。父亲一向是粗枝大叶的角色，不善于做精细的事，也不善于表达爱。他只一味地爱着儿女，即使有时候弄巧成拙。他们对儿女的爱，不曾比母亲少半分。那种笨拙而温柔的父爱，常常让我们想起来又想笑又想哭。